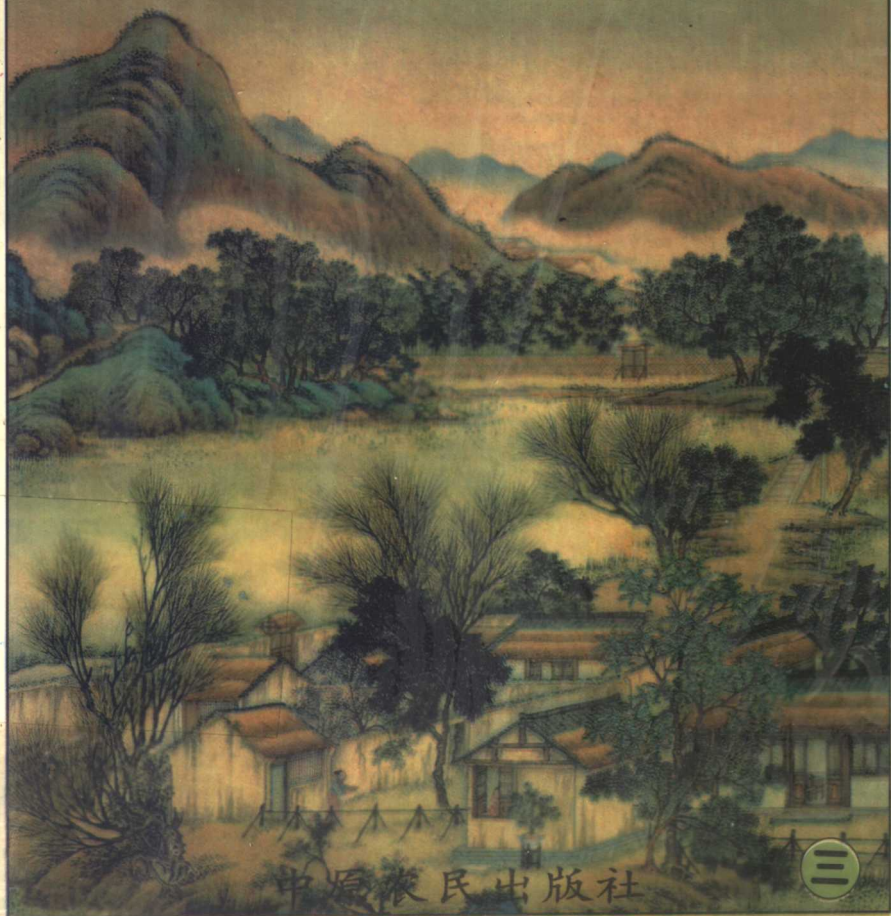
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書劍春秋



(台湾) 诸葛青云 著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书剑春秋

三

(台湾) 诸葛青云著



0000125236

405321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第十四章 | 猥哥戏耍羞神偷
重聚太湖发神威 | (633) |
| 第十五章 | 先天易数论福祿
深山密水结五霸 | (691) |
| 第十六章 | 庐山谷底遇双险
毒龙公主称教主 | (739) |
| 第十七章 | 情孽生障沉沦梦
自吞奇毒遇恶僧 | (800) |
| 第十八章 | 乌峰恶煞失宝刀
七情毒盅熬群哥 | (850) |
| 第十九章 | 龙潭虎穴重阳会
人以群分恩怨多 | (901) |

第十四章 猥哥戏耍羞神偷 重聚太湖发神威

过了几日，葛啸群的胸肋之间，仍然时觉疼痛，不禁使姬玉花、盖方朔二人替他担忧。

正往前行，怪事又来，盖方朔忽然听得有人用‘蚁语传音’功力，向自己耳边说道：

“你同行少年，脸色不正，分明藏腑间曾受重伤，一发即死，但千万不可向其说破，否则一经愁虑，伤势立发，前行里许，有一游方老僧，怀中藏药，可以疗伤祛毒，唯珍惜异常，明索决不肯与，务宜婉转设法取药给少年服食，以免在百里之内，归诸劫数。”

这一番话儿，把盖方朔听得好不惊心，但展目四顾之下，却看不见发话人的丝毫踪影。

他目光一转，再向葛啸群脸上细看，果然发现葛啸群冠玉的面上，隐隐透出一种死色。”

盖方朔心中大惊，双眉深蹙，对葛啸群低声问道：

“葛老弟，你觉不觉得脏腑之间，有甚不适？”

葛啸群苦笑答道：

“说也奇怪，我差不多每隔一对周时，胸肋疼痛片刻，越是劳累，疼痛越甚，任凭运气行功，也无法将其遏制。”

盖方朔闻言，知道适才用“蚁语传音”功力向自己耳语之人，所说确属实情，遂一面心中盘算，一面举目向前看

SA166/04

去。

他们互相问答之下，业已前进不少，盖方朔再一凝神注目，果见前方四五十丈处有点灰色人影。

他双眉一挑，对葛啸群、姬玉花低声笑道：

“葛老弟、姬公主，你们随后赶来，我先去与那位游方僧人，结点善缘。”

说完，双膝微一用力，跨下墨黑俊驴，不快不慢地向前跑去。

姬玉花微笑说道：

“盖大哥也真是多事，好端端地又要与游方僧人，结甚善缘？”

葛啸群扬眉笑道：

“所谓‘结点善缘’，无非说得好听，我猜盖大哥定是手痒难熬，想去偷上一票。”

姬玉花梨涡双现，嫣然笑道：

“盖大哥的空空妙技，委实太高，尤其是在太白峰头，把那‘飞尸’尹霸偷得好惨。”

葛啸群笑道：

“飞尸尹霸身上，尚有一只‘五毒飞尸爪’及一只‘七子连珠毒火筒’好偷，却不知如今这位游方僧人，又有什么东西，被盖大哥看中了呢？”

姬玉花伸手向前一指，娇笑说道：

“群哥哥快看，盖大哥在出花样了。”

原来，盖方朔驰前一看，那点灰色人影，果是一位灰袍行脚僧人，身量不高，空着双手，头上却戴了一顶遮阳斗笠。

盖方朔目光一转，陡然裆中加力，手上松缰，使墨黑俊驴绝尘飞驰地向那行脚僧人撞去。

行脚僧人听得背后蹄声，慌忙向右一闪。

盖方朔也自向右一带缰绳，口中并故意失声叫道：

“糟糕！阿弥陀佛，我若不撞你，就要摔我自己。”

语音方落，那头墨黑俊驴前蹄一扬，即已像条玄箭般，从行脚僧人的头上越过。

但盖方朔却从驴背上摔了下来，向那行脚僧人凌空砸去。

葛啸群骑在血红宝马之上，远远看得失笑说道：

“盖大哥真叫‘故技重施’。”

姬玉花莫名其妙地愕然问道：

“群哥哥，你这‘故技重施’之语，应该怎样解释？”

葛啸群笑道：

“当初我在析城山中，初遇盖大哥时，他就是用这种手段，把我的‘灵龙剑’及身边所有金银珠宝一齐偷光。”

姬玉花听后忍俊不禁地“哦”了一声笑道：

“原来如此，群哥哥快看，那行脚僧人果然上当了呢！”

葛啸群展目望去，只见那行脚僧人，似恐盖方朔摔伤，竟一张双臂，把这位“北海神偷”抱在怀内。

但盖方朔从空中的落势太疾，竟把那行脚僧人的所戴遮阳斗笠碰掉，露出了一个奇巨光头。

葛啸群恍然大悟地大惊道：

“花妹，我们快去解围，这不是什么行脚僧人，这是猥大哥，他不会再度上当，上当的恐怕是盖大哥呢？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与姬玉花抖僵疾驰，向前赶去。

两匹血红骏马，刚刚八蹄翻飞，盖方朔业已发出一声怪叫，从那行脚僧人的怀中跌落。

行脚僧人则晃着一颗斗大光头，纵声狂笑地，绝尘而去。

葛啸群由于那大头表记之上，认准这行脚僧人，定是“大头狼王”东郭斌所扮，本想策马狂追，但因不知盖方朔安危如何？只好先行翻身下骑，察看 he 发出那声狂叫，是中了什么暗算？

这时，盖方朔业已被人点了穴道，身不能动，口却能言，一见葛啸群、姬玉花赶来，便急急叫道：

“葛老弟，请你赶紧把我的右手砍掉。”

葛啸群愕然注目，才看见盖方朔的右腕脉左近，被一条全身翠绿，带有白色环节的尺许小蛇紧紧咬住。

他见状之下，方想杀蛇，那条小蛇竟似通灵般地松口，电疾逸去，窜入了丛草之内。

葛啸群忙向盖方朔安慰说道：

“盖大哥蛇儿已去，我身边现有‘押忽大珠’，可以解毒，似乎不必采取什么‘毒蛇啮腕，壮士断臂’之举。”

话方至此，背后赶来的姬玉花却急急叫道：

“群哥哥，赶快照盖大哥的话儿行事，我认得这条蛇儿叫做‘翠箭银环’，毒力奇强，绝非‘押忽大珠’可解，再不断臂，盖大哥便恐没有救了！”

葛啸群知道姬玉花生长苗疆，惯识怪异，既然如此说法，盖方朔的性命，必已危殆万分。

他情急之下，不及细思，伸手腰间，抽出“赤芒化血刀”来，便照准备盖方朔的右臂剁去。谁知刀光才落，精芒

也闪，斜刺里伸来了姬玉花的一柄“灵龙剑”。

一刀一剑，碰击得精芒乱闪，狂作龙吟，葛啸群不禁诧声叫道：

“花妹，你怎么既要我遵照盖大哥的话儿行事，又复出手阻止？”

姬玉花冷笑一声，尚未答言，盖方朔业已一面呻吟，一面苦笑说道：

“葛老弟，请姬公主用‘灵龙剑’断我右臂，你那‘赤芒化血刀’的刀锋，恐怕比蛇还要毒呢！”

葛啸群这才恍悟姬玉花何以挺剑相阻之故，不由俊脸通红，全身汗下地，低头惊愧欲绝。

姬玉花知道必须阻止蛇毒攻心，不能再顾惜盖方朔这条右臂，遂一举“灵龙剑”，往下挥落。

呛唧唧……

又是一阵龙吟狂作，又是一阵精光乱闪。

过回是葛啸群“赤芒化血刀”架住了姬玉花的“灵龙剑”。

姬玉花愕然注目，葛啸群却微扬双眉，面带奇异笑容，伸手向盖方朔的袖间一指。

姬玉花目光注处，只见盖方朔的衣袖上，竟粘着一张小纸条，纸上写的是：

“蛇已通灵，自行吸毒，伤处无碍，且以一场虚惊，作为老偷儿在析城山偷我三钱银子之报。”

姬玉花自看得有些忍俊不禁，盖方朔又复长叹一声叫道：

“葛老弟与姬公主，你们既然不忍断我右臂，便索性给

我当胸一剑，免得少时蛇毒发作，多受痛苦。”

葛啸群伸手替他解开了被点穴道，哈哈大笑说道：

“盖大哥放心，我猥大哥是逗你玩的，那条‘翠箭银环’蛇儿，业已通灵，走时自行把毒吸去。”

盖方朔血脉既通，行功暗察之下，果觉只是被蛇儿咬了一口，伤处毫无毒力，遂失声叹道：

“东郭大侠的高人襟度，毕竟异于流俗，我在太白峰头，把他打得那样惨，他却只给我这点薄惩。”

葛啸群不等盖方朔话完，便自接口笑道：

“盖大哥，你且慢高兴，我猥大哥全身是刺，平日专门扎人，不肯吃亏。太白峰头之报，恐怕还在后面，如今这场蛇口虚惊，只是你在析城山中，偷他三钱银子的连本带利而已。”

话完，遂从盖方朔袖上扯下那张纸条，递给这位“北海神偷”观看。

盖方朔看完纸条，惊愧交集，摇头叹道：

“常言道：‘上得山多终遇虎。’我却成了‘偷得人多终遇蛇’，但从此缩手知非，不再逞能祛篋，东郭大侠恐也无奈我何了吧？”

葛啸群失笑说道：

“我真想不到，猥大哥居然会把头发剃光，扮起游方行脚的佛门弟子。”

姬玉花白了葛啸群一眼，嫣然笑道：

“群哥哥，你怎么忽然变得这样笨法？猥大哥的头发，不是自动剃光，而是被盖大哥在太白峰头，所放的那两团毒火，烧得干干净净。”

葛啸群笑道：

“对了，猥大哥的头发既被烧光，只好索性暂时扮作和尚，否则，刺猥无毛，岂不成为武林间的一大笑柄。”

盖方朔想起东郭斌实被自己的两团火球烧得太惨，遂摇头苦笑说道：

“太白峰头之事，我确实内疚甚深，甘愿再被东郭大侠捉弄一次，以让他消消心头恶气。

葛啸群忍俊不禁地哈哈大笑说道：

“盖大哥，不必心急，且等着瞧，你想，你把我猥大哥逼得当了和尚，他会放过你吗？”

盖方朔摸着右腕上的蛇咬伤处，含笑说道：

“我被东郭大侠捉弄捉弄，倒无关紧要，却请葛老弟不必过度紧张，遇事慎重一些，你那‘赤芒化血刀’的刀锋，大概谁也消受不起。”

三位武林奇侠，一番笑谑，缓步前行，到了一座小小山村，村口有家酒店，似正烧甚野味，奇香扑鼻，引得人垂涎欲滴。

盖方朔本就颇感饥饿，再闻得如此香味，遂向葛啸群笑道：

“葛老弟，我是自作自受，前途还不知要招架那位东郭大侠的多少古怪花样？如今先吃喝一顿，添点本钱好吗？”

葛啸群点头一笑，走进店中，向那堂倌说道：

“你们店中，有甚好酒好菜？替我们尽量多弄一些。”

说完，取出五两纹银，便自递过。

那堂倌哪曾见过如此大方客人，慌忙眉开眼笑地躬身说道：

“客官莫看我们这山村小店，却有十年陈酒，尤其各种野味烧得极好，小的且先弄几样来，请客官尝试尝试。”

安排桌椅，引客入座以后，果然立即送上一盘糟鹿尾，一盘白切羊肉，一盘凤鸡，一盘红烧獐腿及十斤陈年凤酒。

葛啸群、姬玉花、盖方朔等三人，一经尝试，不仅酒极香醇，连那四盘酒菜也风味绝美，竟非通都大邑之中所能轻易享受。

盖方朔吃喝得极为满意，向那堂倌笑道：

“真想不到在如此村店之中，竟能调制出这等美味酒菜，你们若于长安设肆，真可使那些达官贵人们，闻香下马，知味停车，把店门都挤破了呢！”

堂倌赔笑说道：

“多谢客官夸奖，我们店中，酒是一向都好，菜则是新来的一位厨司所做。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却向壁后刀勺乱响的厨房，伸手一指。

葛啸群微笑说道：

“这位厨司，既然手艺绝佳，便请他为我们多做上几味佳肴，以大快朵颐便了。”

姬玉花一旁娇笑说道：

“群哥哥与盖大哥既均吃得满意，我便替你们对那位厨司，给点特别犒赏，好让他在高兴之下，多做几味拿手好菜。”

说完，伸手取出一小袋沙金，便向那堂倌递过。

那堂倌接过这袋沙金，打开一看，不禁双手乱抖，呆立当地，连个“谢”字都忘了向姬玉花说一声。

盖方朔哈哈笑道：

“伙计，你莫要惊奇，这位客人，是公主身份，她所赏后厨大师傅的这袋沙金，够他过半辈子了。”

堂倌这才惊悟，急忙眉开眼笑地向姬玉花连连躬身称谢，三步并作两步，匆匆跑往厨后。

过了一会儿，堂倌双手捧了一只木盘，盘中放着一只细瓷中号盖碗，献在姬玉花的面前，赔笑说道：

“后厨大师傅感谢公主厚赐，特意制了这碗‘神仙八宝羹’，献给公主，略表敬意。”

姬玉花含笑揭开盖碗，一股奇香，便即随同热气散溢，真令人嗅入鼻中，为之垂涎欲滴。盖方朔怪笑连声，拊掌赞道：

“好香，好香，凭我这老饕经验，不看便知这碗‘神仙八宝羹’中，至少有‘梅鹿血茸’及‘金钱豹胎’等两种珍味。”

姬玉花也弄不清楚碗中所盛究竟是些什么东西？但用匙舀略尝，委实鲜隽绝伦，适口无比。

她对如此美味，不愿独自享受，遂命堂倌再取上两份碗匙，要与葛啸群、盖方朔分食。

堂倌躬身笑道：

“公主请自享用，后厨大师傅感恩图报，对三位尊客，每人均准备了一样拿手敬菜。”

姬玉花闻言，又因自己从未吃过如此美味，遂也不再客气，便把这碗“神仙八宝羹”，吃得干干净净。

就在姬玉花即将吃完之际，堂倌又捧来一只盖碗，献给葛啸群面前。

葛啸群才一揭碗，便即勃然变色。

盖方朔愕问道：

“葛老弟，你怎么了？”

葛啸群目注堂倌，精芒电闪地厉声问道：

“这是什么菜？是不是取自孕妇腹内的‘紫河车’？”

堂倌见葛啸群忽然发怒，不禁吓得索索乱抖，嗫嚅说道：

“尊客请……请……不要生气，小……小……小的不……不懂得甚……什么叫‘紫……紫河车’？”

姬玉花好奇心切，伸手揭开葛啸群面前碗盖，见碗中所盛是个业已蒸熟的极像婴儿形状之物，遂失笑叫道：

“群哥哥，你莫要把人家吓得那般样儿，后厨大师傅又不是江洋恶寇，却哪里来的‘紫河车’？这有点像是千年何首乌呢！”

盖方朔目光微注之下，却自哈哈大笑。

葛啸群皱眉问道：

“盖大哥，你笑些什么？”

盖方朔指着他面前的那只盖碗，微笑说道：

“我笑你们贤夫妇是恰得其反，一个猜得太坏，一个猜得太好，怎不想想在这等村店之中，‘紫河车’固然难寻，千年何首乌又到那里去找？”

葛啸群闻言，扬眉问道：

“盖大哥既然如此说法，莫非知道这是何菜？”

盖方朔点头笑道：

“我当然知道，这是萝卜。”

“萝卜”二字，把葛啸群、姬玉花夫妇听好不怀疑地目注碗内。

盖方朔侧顾堂倌，含笑说道：

“伙计，你有福了，后厨大师傅，来历不凡，这是大内秘法调制的御饌之一，名叫‘九转人参’，先用极好上汤，煮去萝卜苦味，再巧手雕成人形，配以九种大补奇鲜之物，隔水蒸熟。”

说到此处，又向葛啸群笑道：

“葛老弟，你吃吃看，这碗美其名为‘九转人参’的蒸萝卜，不仅可称人间绝味，补力亦复奇强，虽比不上千年何首乌，却也决不下于‘紫河车’呢！”

葛啸群听他这样说法，遂将信将疑地，尝了一尝。

谁知不尝还好，这一尝之下，他竟不肯住口，把一碗“九转人参”吃得点滴不剩。

盖方朔见他吃完，含笑问道：

“葛老弟，我所说如何？你是否齿舌留芳之下，并觉得神怡气爽？”

葛啸群连连点头，盖方朔却连连摇头地，发出一声浩叹。

姬玉花含笑问道：

“盖大哥叹气做甚？”

盖方朔苦笑说道：

“世上所逢多势利，人间只是重黄金，姬公主赏了一袋沙金，首先被奉敬了‘神仙八宝羹’，葛老弟进店时，给了五两角子，也尝得‘九转人参’的大内秘饌，只有我因未破慳囊，到如今还是一肚皮寡酒……”

葛啸群与姬玉花见盖方朔馋得大发牢骚，不由均自失笑。

但盖方朔的牢骚尚未发完，那堂倌却已自厨后走出，手捧木盘之上，竟除了一只中号盖碗以外，还加了一只小号盖碗。

盖方朔目光一注，立即转怒为喜，扬眉道：“伙计，这次定然轮到我了？”

堂倌把大小两只盖碗，一齐摆在盖方朔的面前，向他躬身笑道：

“后厨大师傅认为尊客是他知音，虽无赏赐，却格外感恩，特别多敬一菜。”

葛啸群含笑叫道：

“盖大哥，你虽然没花钱，却比我们多吃一道好菜，总该消气了吧？”

盖方朔“咽”的一声，咽下了一口馋涎，向堂倌问道：

“伙计，你知不知道这两样是什么菜儿？先说来给我听听。”

堂倌答道：

“大碗是‘十香芋泥’……”

盖方朔刚听了“十香芋泥”之语，便即狂笑说道：

“妙极，妙极，我生平最爱甜食，小碗之中，又是什么？”

堂倌答道：

“小碗中是‘冰玉汤’，后厨大师傅说老客人是大大行家，定然懂得次序，知道应该先吃大碗？抑或先吃小碗？”

盖方朔哈哈笑道：

“这个我懂，‘十香芋泥’奇烫，‘冰玉汤’奇凉，自然应该先吃大碗解馋，后吃小碗解热。”

说完，便即伸手端起那碗“十香芋泥”，揭开碗盖。

葛啸群与姬玉花进食之际，均都平淡无奇，这次轮到盖方朔，却发生怪事。

碗盖才揭，“波”的一声，碗内竟生爆炸，把整碗“十香芋泥”，恰好炸得涂满了盖方朔的一头一脸。

“十香芋泥”是用沸滚猪油所制，热度奇高，几乎等于把一碗沸油浇在盖方朔的脸上。

香是真香，烫也真烫，直烫得盖方朔双手乱拂，不住“哇哇”怪叫。

葛啸群猛然省悟，向姬玉花苦笑说道：

“花妹，你招呼盖大哥，我到后厨看看，这定然又是猥大哥在作怪。”

语音甫落，人便闪到厨后，但那位堂灶大师傅，却已不知去向。

葛啸群无处追踪，只好仍回前店。

这时，盖方朔已把满脸芋泥拂去，被烫得面皮通红，神情尴尬无比。

葛啸群忍俊不禁地，失笑叫道：

“盖大哥不要气了，谁叫你在太白峰顶用两粒‘毒火弹’，把我猥大哥的满头乱发都烧光了呢？”

盖方朔哭笑不得地摇头叹道：

“厉害！厉害！东郭大侠的报复手段，确实厉害。”

姬玉花嫣然笑道：

“盖大哥，你被烫得太惨，且把那碗‘冰玉汤’喝掉，清凉一下。”

盖方朔不等姬玉花话完，便即摇手说道：

“不必，不必，我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那只碗盖，千万莫揭，我已经猜出碗内装的是什么东西。”

姬玉花“哦”了一声问道：

“盖大哥且说说看，我看你猜得可准？”

盖方朔苦笑答道：

“碗内定是在来路上咬过我的那条小蛇。”

姬玉花本欲伸手揭碗，忽听盖方朔猜测碗内是蛇，不禁又把伸出来的一只玉手，缩了回去。

葛啸群见状，哈哈大笑说道：

“花妹休怕，盖大哥猜得不对，这碗内必不是蛇，定是名副其实的上好‘冰玉汤’呢！”

姬玉花秀眉双轩，再度伸手揭碗，果然正如葛啸群所料，其中盛的是一碗凉气沁人的淡绿液汁。

盖方朔目注葛啸群诧异问道：

“葛老弟，你怎么猜得这样准法？”

葛啸群笑道：

“上次蛇儿啮腕，是报‘析城’窃银之怨，适才热泥烫脸，是报‘终南’烧发之仇，双方恩怨已消，我狠大哥怎会再对盖大哥做无理侵犯？”

说到此处，目光微瞥，向姬玉花扬眉叫道：

“花妹请看，那碗盖上还有字呢！”

姬玉花翻转手中碗盖，果见上面写着：

“你偷我银，我咬你手，你烧我发，我烫你脸，恩怨已了，两不吃亏，一碗‘冰玉汤’，不仅味美，并可祛解热毒，以作饕知音报。”

姬玉花看完，递交盖方朔，盖方朔看完，则哈哈一笑，